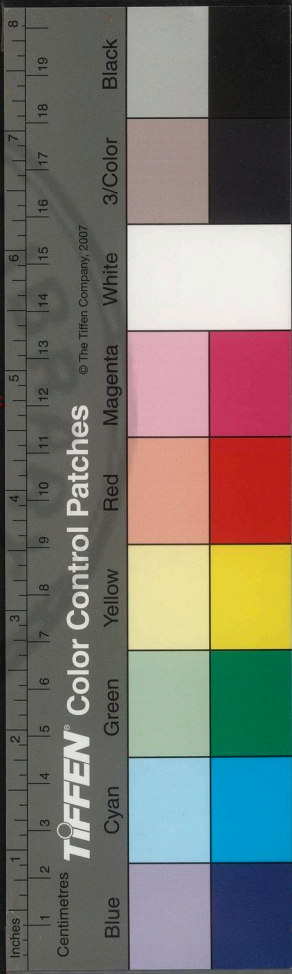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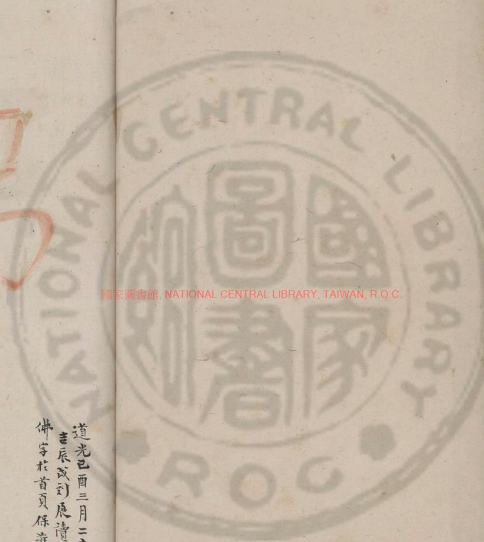
士礼居黄氏昆书
 茶蓬王人可
 爱莲否
 以善便
 虞也散人
 手散逸
 幸

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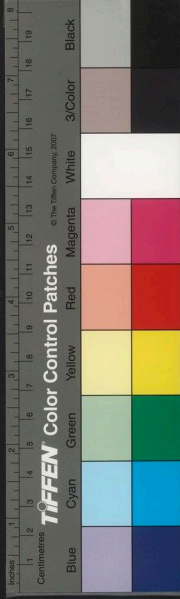


道光己酉三月二十九日
 善辰或到辰清一過
 佛字於首頁保護以免短
 英川黃氏昆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124404



海山

對客燕談

禮堂

正禮堂

書齋

飛桂堂

某十歲時聞張學深言昔人有以狀奏天欲減己年延好弄於
某歲焉即寫奏一通於前庭拜而焚之特孳橋諸老孟清孟
人聞而索觀其稿予惶恐不敢出再三逼乃出之後并焚稿成
化已丑

景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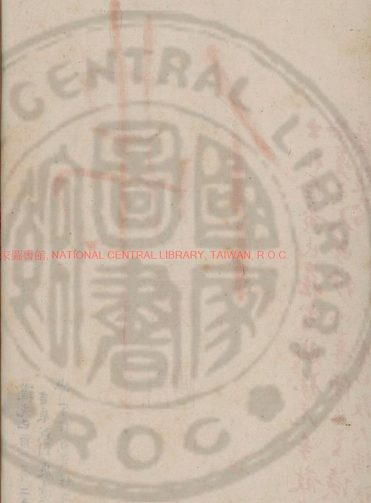
景宋

景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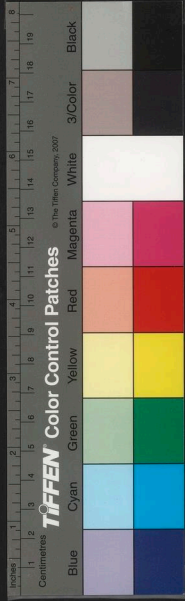
景宋

景宋

嵩蒼先生嘗謂某曰凡與人交其始必先觀其處父母兄弟妻
子如何此而或薄交必不終三四十年來驗之尤信成化乙未
某十六歲時嵩蒼先生授書經至禹貢某以撮要進先生取而
擲之曰他人請撮要子須讀全文不聞徐武功治水成功因某
禹貢故亦某也某讀其難同輩皆笑之某當心感後潛至安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平讀武公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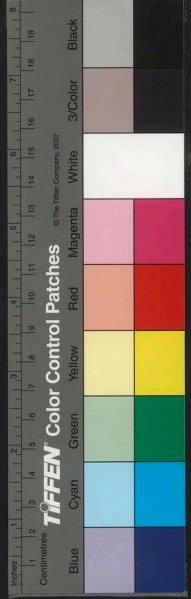
某十六歲時隨衆考入學特戴恭簡公以御史龜之年試公取
卷讀之曰小秀才到會作文從何人讀書某對曰俞先生公曰
謂誰某曰監生俞某公作色曰此監生好但去年要科奉便來
見今年不要科奉便不來向縣官尋求先生至縣官以告公曰
此非見賢地明日明倫堂見可也見華公謂之曰昨日小秀才
當教也多讀書此人他日有用亦不能忘君也先生應且謝而
退成化乙未

某為諸生時一日接太守至二更不至某謂同輩教人曰盍且
歸乎此非接官時也三更太守至明日金掌教遍責不在者至

某乃曰汝在某曰某不在金曰汝亦當責某曰當遂責責於是
應聲益不在受責者二十餘人皆曰寧受責無為欺悅的某也
成化己亥

待汝惟深擅聲場屋久矣自甲午至庚子京兆曾公益屢薦之
庚子拆卷自第十七名起三拆得汝魯公謂西涯公曰汝在此
矣但恨不高耳汝前尚有書五卷不知何人若蘇松常人吾不
能知舍此而他恐未能或之先也既而通拆五卷果蘇松常人
一為美鳳鳴華亭人二為呂自無錫人三為某四為朱吓江陰

人五為葉紳吳江人成化庚子
教諭金先生探經學最熟某為諸生嘗官滿焉而其門生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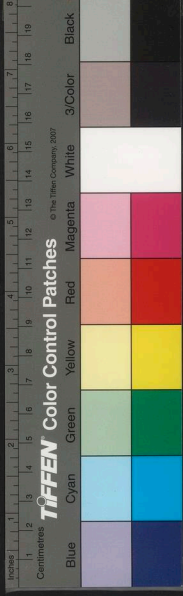


頗獲某又厭之先生每期望及候上官必夙興坐堂上某必先
之鼓側先生於燈影下見之問謂某誰以名對先生召與講氏
書十章某能言其五即時領悟者又二三蓋十居七八先生曰
人謂某經學功夫鍊今乃不然自是每見某之必召講每講
必終一篇自辛亥冬至庚子春書經紹通一日先生召錫講
王尚不來一重錫對失旨某適自後堂出先生曰汝來說某說
已先生曰是也是歲應天試出此題某奉筆思先生言益有定
見成化庚子

某與友人丁年壽夫同試壽夫力疾畢三場歸數日死其祖父
怨其負已也蔡之甚薄某買石為文表其墓有薄棺無柩淺土
不墳之語其祖父聞之亦無異也此表陸懋成實書之立石之
日諸友會者二十餘人成化庚子

某會試下第與先師陳先生楊士瞻馮文卿同舟東還至開河
陳馮二僕皆病艱艱舟不能前進以小舟分載至濟寧時先
伯同行謂某曰時疫方作群僕病如此而前聞且多不如陸行
遂徐州為便某以先生有病僕難行不忍捨去遂復同舟而楊
僕亦病某以序卧鄰病僕心獨危之而不敢言過呂某忽奔
熟白氏曰不信吾言今何如也挽酌酒款行明日復常比歸回
家喪僕凡五人成化辛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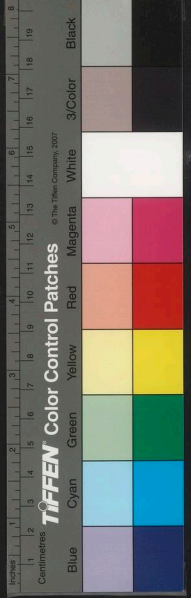
某之赴南雍也南京館醫士雲特寓無錫以書一封白金二十



兩託其家至其家某至其家遇一官出門問焉曰郁居樓上某
登樓見一少婦獨居予即下樓婦亦隨下某謂之曰有家書乎
白金在婦故手之某曰須一男子來婦曰無某曰不問大小但
有一人可也婦呼隣重至某以與之乃退月餘雲某即訪予學
舍執禮甚恭某往谷訪欽然加有子成化士貢

張御史世用一日置酒邀吾師西涯公及傅體齋吳蒲田倪青
菴楊遂庵仲性齋諸公小益玄寧觀某與焉酒半世用以王元
章畫梅請題者點即起按案濡筆凝思蒲田徐步階間吟吟
聲西涯公吟仲性某既而青菴蒲田各書畢世用使西涯公公
不應久之起手曰詩却在櫺外乃書之指其後餘紙曰此固既

地也世用以筆授某某曰今日諸老先生在此小子何敢他日
有別軸當奉侑耳青菴聞之諦視良久不知何意也成化甲辰
某之赴許也自瓜洲買小舟至淮安以前路手本索夫王者各
馬且曰坐此船非尊 夫須三日乃得某坐舟中勿韓曰府非
問謁中貴至見予舟問焉舟人以某銜對韓曰無錫乎舟人曰
然韓曰吾正欲訪之語畢正立久之予起延入皇華亭拜坐語
出則主夫者報夫稱矣韓去予索馬入訪中途遇僕人曰李都
憲夫人之弟許人也出迎跪謝不知予教語而退既上馬則從
者皆鮮服非舊翠矣且有一宦乘馬隨之問之曰侯公耳 許韓
畢至西湖嘴登舟則見座舟不見所買舟矣蓋為李都憲故半



日間人情三變如此成化丙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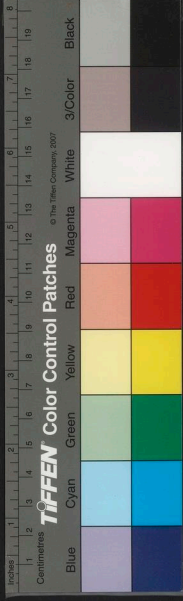
某至許每飯後坐堂便服而冠不束帶履故也群吏便服來白事予恠之款賀焉既而思已服之非乃止不責自是冠帶終日教日後皆束巾服成化丙午

有一富室故姻家也其初鄉舉時訪焉其翁其尊行特憇某伴一鹽又曰吾有人矣喬克正喬克正某作色曰渠不敢謫亦敢踏起立某心薄之越六年某本進士翁之子其為其子請昏於長女某辭之請者問故某曰無家法或問何以見之某曰樂工作監令一事送矣繼而求之百方某卒不許城教年其家果以

無家法改成化丙午

許州鄉飲多雜客一二人尤甚某欲去之十月朔持行禮先期用書命諸生敦請具戒前三日至諸生問故某曰吾聞有德者必有言故欲其先至與之論德耳三人者聞之皆稱疾不至禮畢某命札生凡不至者勿復請成化丙午

某初得知州之命丁中書王夫謂某曰先生赴許讀書工夫當有間否予曰顧政事繁簡何如耳王夫曰是何言也以某觀之政事雖繁尚有半日可讀未幾陳利部一發來訪曰國體何乃作此俗官邪雖然也只要多讀書耳此外勸以書策求高閣者同此一詞既至許一年楊君誦書自美中來白讀書於政道其



有盜若聽人說做實請不得書則君一生誤矣惟君留意遂業云云成化丁未

女共四愛孫金

消川驛馬夫送使人至許州驛挂馬鞍於庭樹上餒畢出則鞍已為人竊去馬夫來告其令報對驛十家左右各十家每家出一錢共三兩陪之人以為不明也且大夫頃鞍在樹上同官問之某曰驛傍小盜居人皆知之但事非由己言之恐生怨耳今使陪錢必指名切責鞍特安生成化丁未

許州靈井人馬林失驢越一年鉤州人李春幸驢過之驢入林室問之曰吾驢實諸沙陀人陳智驢也兩半至其攝陳智至曰家產也情不能得某令林智分五東西庭縱驢中行之驢至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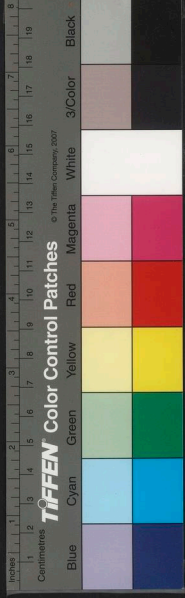
前止不去智服盜罪執治成申

臨穎史經者以里長出入張口縣所張知縣尸天官故人也貪縱無厭經助之鄉有被劫者經口報素有盜行者若干人刑禁死者六人特上司置知縣不理問經以誣告人死罪因而致死一人者律絞經言無告狀累經審讞皆以情重監禁如故某至州經復奏行功問忽召治

詔至釋至問政後人開講之日予不詳已釋之也實法也分心

傳錄事而論撤行取審同官皆忌懼某即為公文伴凡同官皆稱疾若公未獨某一人僉名其文略云經事方勤通詔釋之

矣今撤審從詔從撤未知所從文至傳大怒竟亦無如何也未



我巡按御史李公隆至同官蓋心惧李至中途即問吏曰吏徑

安在既至問曰吏經安在予對曰詔至釋之矣李曰應釋未幾

又問某對曰前李又曰應釋某疑其反言也少頃從容謂某曰

吾在萬縣山中偶想此事自謂子能釋此人既又恐子初仕未

敢今果如吾前料此人法可疑不釋何為既而案出備言應釋

之故若代某言者同官始自暖服致治戎車

某於續吏部三原公為尚書庭見公特謂某曰薛吏自何以退

某對曰妻馬夫錢巡按去之公曰汝何厚贈某對曰此官雖濫

幼質甚不能^謂則有矣未必厚也某特知李戶部有憾於吏

自言於三原而過焉某於復大聲曰傳聞之言未必宜實望

公加察侍郎劉公宣問曰吏目何處人某復大聲曰陝西人公

怒罵某去某退無一言越數日李戶部甘正至某館曰文選家

乞託某相告家宰以子應對抗直頗有怨意須屬李司徒釋之

某謝曰行止有命即點之敢不自安司徒甚治邑人苟藉其力

以免於點何以復為政乎惟正曰以子之政何點之有但推隄

在適恐不逮耳某還之一月於是方伯徐公亦還自朝親連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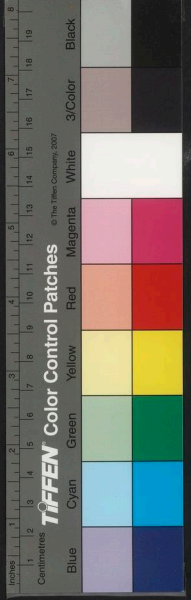
至汴一見即謂曰三原先生多道威德某訝焉曰此必老先生

過稱耳徐公曰不迫三原先言吾乃答云越數月報金憲邦鎮

遂自邠州過許某迎之道於某平曰好男子好男子天官恆有

可釋之地而不款釋杜杜某曰公何以知之邦鎮曰適過

邠州



淮安見本惟正云予益悅謝後某淹師人或謂是故徐公之
言又出三原而告竟不知何謂也

詔治已酉

某城之賴橋有考叔墓墓側乃廟像閔公予行過縣而恠之亟
召諸父老論以事理有一老謂某曰公言是也昔某知縣亦如
公言歎歎之因事去任乃已意蓋以福禍諷某也某即終之曰
今日回州且悅且益夫教十人夫至其即為寫詣廟不輸特設
焉復之判教語致襄城縣云非所據而據於律為竊不當祠而
祠在禮為違輜昭漢書無誤閔公不待已而從曹而幾何而去
許畫書可讀志氣凜然故宅難存游視渺矣一祠以足多疑矣
為况純孝伯之志意實春秋時之故蹟詢諸保既云考叔入其

屋乃見雲長蓋愚民皆尚力而畏威故澆俗亦慢文而教武九
原可作及貽竊據之羞十載有矣肯草澤祠之奉所有限公而
貌宜即折毀其考叔祠墓仍加封守一如律詔施行

詔治已酉

某在許州考三載績都憲揚公以二書託予一致司德李公一
致司馬馬公某辭曰李公吾治邑人可送馬公某未識不敢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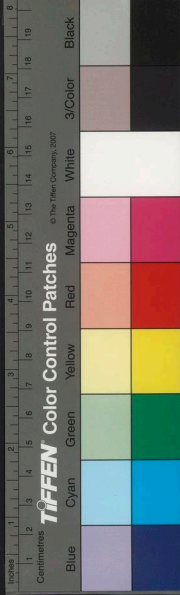
楊公然之隨行揚公又以二書付某曰即送不妨某不敢辭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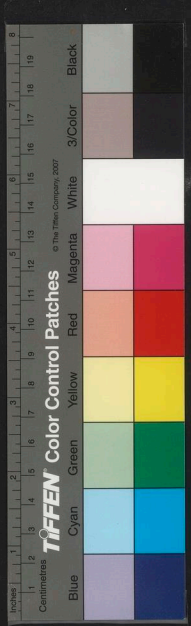
京師先見李公李公曰馬常部宿當使人候其在家乃可見

耳一日見馬公揖某升堂某再拜起三致書公為席請上坐某

曰豈敢側坐奉而退歎語亦洽明日馬公謂李公曰揚都堂故

為我脩解坊而託耶某致書於我師殊辱教豈有知州見尚書





七指廣得齊金

而不曉者乎李與爭論出朝責承庭謂其曰馬公慶非不必往
其聞而疑之教日馬公忽來投刺其謂其誤久之人自外入曰
馬公坐客位某急出見公論屏坊事謂非揚公急務某曰然也
妻不妻在公公即不受書報合即却之耳公怒稍解某加切既
復遣人致饋司徒乃遣其增田舉人堦來曰馬公昨言即許州
讀書多議論正但不肯讓人耳予持行投刺拜謝而去後馬公
與某相和或謂以是致云弘治己酉

某在許州時一日 徽府二校尉來索馬某曰何往曰持買書
於張藩鎮王僉事某曰何書曰文苑羨乎某曰此書吾借在此
校尉稍退從容問曰某等相識字管書籍此書聞焉而未見也

願詩一本觀之某遂與觀畢去馬而去徑啓 王王命儀衛

副校尉黃書并官校通鑑綱目一節來借前書云以綱目質當

某謂霖曰某借人書豈敢擅主霖問王僉事王曰吾已送即太

守矣某力辨借送之異霖以令嚴求不已其即還書於王僉事

令自進之且為啓令諸生王輅奉綱目納還其略云書係王某

物若遽以進雖銷敵弁之誠難乞隣之請云王曰即太守

太計較費書後以白金十兩酬王僉事錄段二疋賜某某復令

王輅拜納略略云綱目與錄段前後皆蒙德意辭受宜異同

王復書云欲再致恐累清池太守亮之弘治己酉

一日徽府來索與漆鋪大槐樹一株說者謂樹中器材且多故

文苑羨乎



七
卷
第
一
十
一
回

某辭之曰某今方謀民種樹日加督責而以大樹歸王府人謂
我何謝不敢奉令旨月餘某以事至鈞州報朝不見不盡賞託
長史政其同年進士也設燕邀某某至諸客皆至掎全觴笑也
令旨宣長史去移時不出眾相顧莫知所為某即辭去既出城
聞長史出矣長史遣人追謝某曰何謝為也某且酒可以酒一
壺來既而以酒一壺釐一二盞至某就鋪中教而遂行弘治
李天瑞召還自咸寧丞巡撫布按皆以白金教兩為饋天瑞却
之憲長委公曰孟子於宋薛魚金且受之于胡逆者天瑞曰大
傾所慶吾不敢知吾守吾志而已雖不聽不敢辭卒辭而不辨
他日過許以告且請其說某曰諸侯有國滕之金居所有也故
可饋可受今府庫之財皆朝廷物饋不可受胡可乎天瑞曰吾
不及也弘治已而

比劉
在商

某出許弘治道見汝寧外民復業而南者乞口食某憫焉私念
有穀三十石在總鋪持許之繼念繼有乞者持不能繼也又持
已之既復念一念既齊行於可行而止於不得不止是固有不
當過類計者遂人給穀三升教日穀盡乞者亦不至他日語李

天瑞天瑞曰古人施仁正如此一涉顧慮便不能遂矣弘治已而
擊正某者嶺南人博學能詩詞然貪淫甚其妻未至先買一妾日
荒淫不事事偷其妻妾淫淫擊妻破面流血妻奔來告號呼過
市諸生從之而不救援也某戒門勿納仍使人令驛為官之婦

七
卷
第
一
十
一
回



七編廣雅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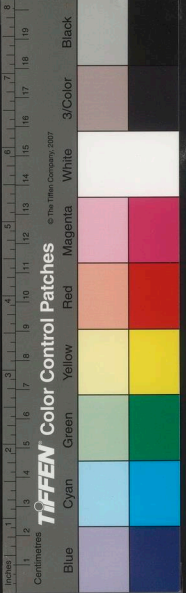
勤而歸之既而其妻之父以其寄其父詩來告詩意蓋欲父以不順去其妻云之其嘆曰斯人掌教懷我士風甚矣吾不能治亦胡可怒也乎乃使人以水沃明倫堂曰無令此地久變汚也他日學吏以他事告也按某問罪落職或有謂予已甚者厚子曰否 私治已而

東舉陸公為茶改每過許見某道迎先使人免俗礼持近某下馬東舉亦下轎揖某謂曰老夫人安否又曰近日讀何書遂揖上馬既至見公華遠面後皆茶話或飯且飲一二日乃去曰子在此義當如此此亦我政也一日見分司解懷笑謂某曰逢高滿目我首在叙州都憲謝公嘗以是告我我故告子某即日脩

葺如整越月餘公又至曰何故煥然一新某曰僅是逢高滿目耳相與大笑 私治已而

其在許當考績時有整荒例凡初考具劾照品納糧赴京某以城屋事在汴聞之曰考績於朝制也非制而免吾不為也况官至五品則所納不少吾安能辦之倘藩臬有沮吾舉任供取而已偶過李天瑞而問馬天瑞曰然或告方伯徐公徐公喜其之有志也而告藩臬諸公他日某至臬司意長張公曰子不彥考滿何以至此某對曰豈敢不效不彥則止耳倘具紙筆聽考明日具紙筆生遂完考備作祭文一通 私治已而

長葛縣有楚杆頭者幼孤嫡女生母俱出椽杆頭隨生母居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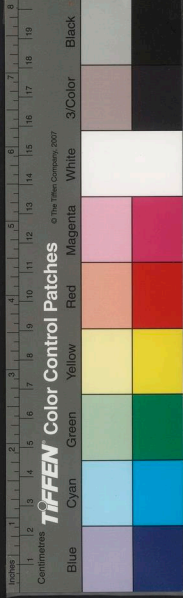
田三餘頃二母爭不能平其謂二婦皆失節改嫁田且歸杵頭
念杵頭元所歸也乃於衆證中擇有女者議妻之遂以其田付
業馬糧產之外以充財禮候華姻遠之弘治庚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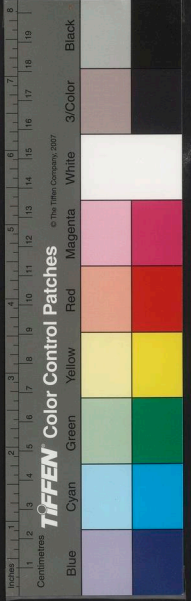
潘火印

楊都憲結手過許論事不合久之降色欵語隨行甚遠之外下
輒謂其曰子佳士凡報人當威怒特須教鞭下恐自言不及分
付隸卒啗言之蓋腿可支刑雖痛無傷臂腫則及腎恐傷其角
故也曰此用刑之仁也其謹識之又推其意凡晨起未飲必不
鞭人人之無賴者多耽於酒色乘虛鞭之亦恐傷命故也使楊
公聞之不知以為何如弘治庚戌

諸生有問任滿為小期者某曰此齊之成期也後世因以稱任
滿焉非其義也不特此也箕裘出擊記亦非稱人後嗣之詞至
於束帛戔無聊士意望甚著我無庸才意而饒稱不已不有
君子其誰正之弘治庚戌

許州市民丁德壽以捕盜為官府用其父年七十餘天醉死於
外禮欲誣其近死所某謀死以其素所畜盜某為証某知其情
告某不為理乃告巡按武御史杖下於其武好訟人也某得狀
嘆曰以若御史過此曉昧事不知何以得白也即日詣城隍廟
以情告于神仍作二紙人為跪狀一題曰丁某本管土地一題
曰其本管土地對置香炉之側而告神曰願神目微振應既而
御史至首無謂釋之某曰禱應笑扶紙人弘治辛亥





大書

劉僉事某一日至許州按王府軍校與民訟人命事某圖賴
而劉執為打死大加刑訊言報怨某特在側教被呵叱稍從
卷續進言曰事實圖賴非打死也言訖立退某下堂問進言如
前如此者曰五劉忽謂押囚吏曰汝何言吏稱首曰知州言且
不聽某何敢言劉稍感動乃問原告原告曰知州言是也某本
笑劉怒甚以所加被告諸刑存告其事遂曰弘治辛亥
其在許州所策馬死裹而埋之民未之前見也以為異談有言
鄉民趙實屢埋死牛者令其地謂之牛墳予君實問之實曰愚
民不知禮但不思食其肉耳其飲之奈復作一詩記其事詩曰
惟恨書為狗馬面古人心事幾千秋相羊莫適令非台此有新

墳坐死牛 弘治壬子

某初喪德孫特有慰者曰他日當有佳子此不煩多介意也某
聞之殊不當意蓋某之悲在天性之恩不在才不才也特其為
埋銘有曰後雖有兒不似汝即改之曰後雖有兒不是汝似与
是兩字相去不多而為情則遠矣 弘治壬子

某飲于許州東廳適臨穎賈解元鳴和埯二三人來見遂飲之
酒酒不多意索諸內以巨觥滿酌飲畢酌而飲某某飲之乃酌
也釭問曰子輩飲亦酌乎哈笑曰然不敢言耳某曰過矣過矣
大咲而罷 弘治壬子

主一先生嘗言上司於故舊最難處惟印國賢可處蓋性來許

大書

州不下數十國噴未嘗私送一杯茶渠有酒必待驛公領未送
入此意惟我知之他人恐未知也

弘治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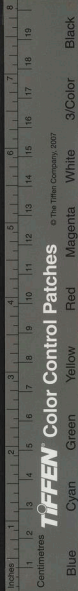
許學生王某年少放肆嘗以事譽先生親親頭頗有學識亦無
行於某加學焉某呼其族無賴數十人毆頭幾死去駭修盡區
血伏枕頭之族不某之訟而訟其族有學行者二人曰琮瑀某
以琮瑀無故受誣頭受跌太甚乃親對頭於家召琮瑀等責之
獨某之惡例責不能盡其罪也乃謂其父曰汝不能教子故有
是其父曰某亦嘗教之曰打乎曰打矣打重乎曰重矣某曰打
於家無按伏之者重猶不重也今我令隸人按之汝自打之以
觀汝素能教否其父初打猶不重予怒叱重打至百乃已

治壬子

某以聽松境界事自許發書遣吏韓瀛呈無錫上感中丞乎恐
其弟姪阻絕俾瀛以小舟潛門焉候中丞出送客則跪而道之
瀛候數日不出一日弟姪俱出迎入其室其子唐出素書瀛必
款面致再三乃許中丞得書垂涕謂瀛曰何處不可得地今某
以仁人君子責我我愧死矣我家與郭氏世契且於我有德汝
不知也吾行當慶之既而病甚弟姪為復書竟無所處吏未奔
而中丞卒

弘治壬子

有商行尉氏道中一婦從之因姦焉歷涪川持宿許西關逆旅
日且捕問主人曰可行乎曰可行二十里遂行宿八注鋪夜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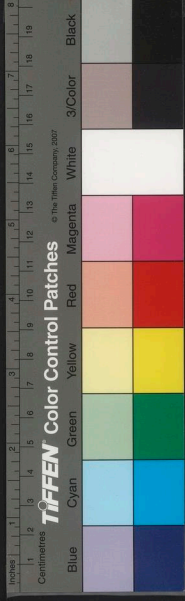
鼓被劫婦哭而去明日商訟送旅主人某詰問婦歎曰此
吏妻也既而獲盜盜曰婦吾使為應也誣者乃釋治子

予為總社倉於許功持牛諸生有言蓋推行於厲縣者某曰事
由心出則行之力知州一州之心知縣一縣之心以心感心或
可為也以心使心吾之心其能為彼心乎四縣令吾知之矣郎
城長高皆無能為莫城岷張不可與語隨穎李濟乃粗才可感
而不可使也於是謂賈崔二解元曰吾達倉隨穎官吏塞通而
不來積何也二解元歸以告濟濟訪吾達聽日率僚屬師生來
某使人以謂之曰既賀倉當見於倉是日有攜巨花紅在憲持
奉酒謂諸校官曰今日酒誰先曰無易公者某曰不然吾持勸

李隨穎耳衆莫知所為予酌搜濟濟跪受花紅已加其身笑曰
某何敢當某曰第受之吾亦無他惟穎如我為倉惠汝民牛濟
頓首曰敢不盡力某乃厲校官送濟出南門而去越三月以成
告視吾倉差晚一月耳中倉作亭扁曰外公云勃浩者耳

其在許妻詰易先都憲神主適李天瑞至遂以執筆請至則故
福建按察使王金今松江府同知王珩為礼生天瑞置神主案
上北面再拜某卷拜天瑞南面書畢復北面再拜某卷拜已乃
向天瑞四拜斯禮也蓋初未之講也金珩見而嘆之勃浩發

公檢陸公洲之同在汴藩一日定官員於語其後公曰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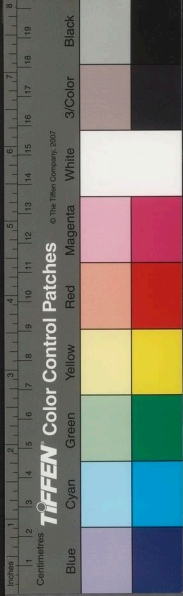
守自為吏動克真陸公曰有學有守克真克勤自非不己徐公
曰官不可無作為陸公曰士夫不可無學術當稱其切者遂各
署如其言弘治癸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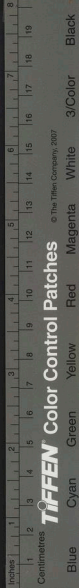
海峽

某還自朝覲一夕在解纜夢會其書中甚烈其謂之曰汝神
乎何故鳴箱中應曰謀殺人置水中汝尚不知何例之知其曰
某實不知曰不知當訪之某曰汝果神乎當大鳴既而震驚沃
汗決城或家人勿言越三日王僉事頃以他事來囑語激及夢
王曰此張校尉家事也公不知耳又三日其家謀下手人來省
遂真於法校尉子八人其長子拱辰治家特七弟皆父事之死
後凌虐其嫂嫂欲告其不法事故同謀殺之至是坐死者三人

弘治癸丑

周府原武王素有隲名某嘗三見之比某遷戶部擢子王熾某
後圃甚歡呼其三子出見其感其意乃言曰某至京當求一差
來封小殿下某實未知即王子非堯後不封也故云然王聞之
变色復不語某求退即送出視印特禮貌甚簡有校尉謂某曰
公失言矣殿下以公言不祥故不終聽耳某甚慚悔越一月王
薨某過汴市而行後其子請封某與王儀制汝言之弘治甲寅
某之擢戶部實外也移入大廟堂見東廡方樹大碑其人曰
待子而成正部之明年尚書堂公命代作題名記并多檢勘書
侍郎氏名曰比評待子久矣某歷考卷案諸公氏信多不更揚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秀人曰薛尚書尚在盡詢諸子執鞭往見於三河邸第許見而

意極談如指掌命某具稿薛筆損益之於是碑成乃知夢中言

益謂此碑在部後堂他日會議直西澤大移會於部九卿皆在

陳少卿玉汝讀碑文至再明日語涯翁曰戶部安得此文翁曰

子尚眼力在此國賢筆也予聞而愧之彭汝申黃

崇府乞正陽類抽分課銀

上款與之戶部再奏皆不允東山公謂某曰 崇王親所乞

不過千餘兩今以國用為言宜

上不允予能求一義理再論之乎某曰不敏何足以與此但正

陽乃畿輔地制不以封豨且使藩府人收其商課如以春秋許

田之義明白論列宜無不從且正陽商課近為整凡而設非舊

額也亦宜革去既而奏上上果從之 弘治丙辰

司徒奉公有中旨以讀卷失儀不謝罪有詔責問蓋欲其去也

特朝論喧然以不見我為議而公尚惡惡不捨部庸諸君子推

某及畢宗仁入燕室勸公宗仁曰老先生誦一辭 朝廷決亦

不放棄曰此何言也今日老先生禮當去義亦當去不去何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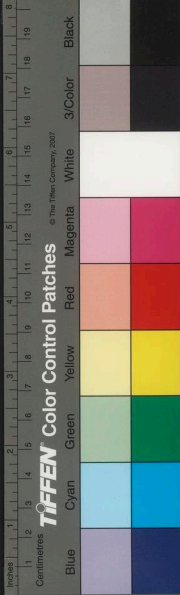
公曰人固有欲吾位者某曰老先生知去耳位非老先生所與

知也公曰然則進奏乎某曰奏正具得公言即僉日耳公曰然

奏入不允某又謂公曰奏固當再公曰藁具乎某曰已為成矣

公曰奏既而得 旨致仕其家人見某若有愠色某曰

公曰奏既而得 旨致仕其家人見某若有愠色某曰



行... 公坐客位其急趨出公揖某曰吾晚節賴國賢保全故來一謝
耳越五年予以提學尙書山陽見公公猶云 劉治兩夜

趙老登星四月黃賦珠凡期至嵐山博出珍藏

邵文莊公對客燕談一冊得之於齊秦手得之潘靜怡氏舊見
教十葉秦十摘抄如于潘氏者遠去而公之持本文燬於火使
秦十全抄之刻公之幼學壯行共見盛德大業載之

國史者於是乎在矣 望生也 晚雖獲贖公顏面末由一待左
右沾其殘膏剩馥可慨也已

嘉清丙申秋八月月圓夜後臨下桃 十七葉



此亦東城顧氏試飲堂書也 書信於玄白

買出遍不見舊主無過而商者因示余以篆刻

書易之約計直如本青葉教一解之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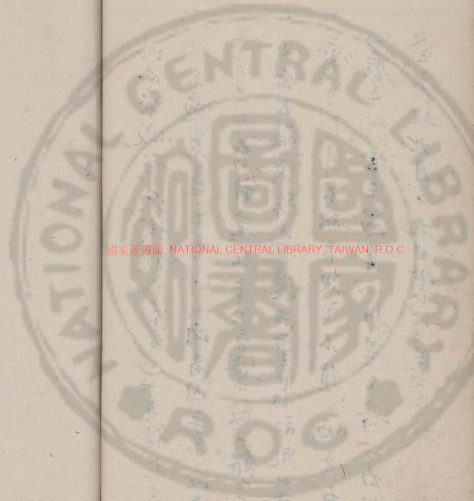
也原書破換殊甚後乃重裝取沈茶夢

齋手鈔身不知音視之不值一兩久方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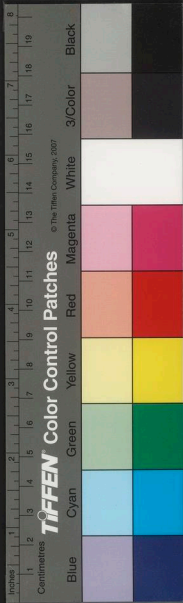
筆痕在物上之遇合二如星之奇可力深嘆

卷末秋九月十九日裝成葉是史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